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唐書百七十七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
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臯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
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
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
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
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行死一軍
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
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
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
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
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

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竝誘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于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揚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劔南西川入辭卽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于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況其它

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群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翊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翊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時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于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

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人。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大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蘄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州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况居幕府，皆厚相推挹。况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

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乃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

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鉞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修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與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擊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鉞少孤寡介然無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摺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進湜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崇勗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崇字文化

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時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旣銖等弗見省群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隳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乎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于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

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錯為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為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為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盧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竝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為軍中脅王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于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款

隔絕外則疆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東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為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為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修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

皇起馮宿墓碑
云為持權者所
忌會韓文公愈
以京師迎佛骨上
疏切諫忘公者因
上怒也詔公守
為出刺歙州
在歙州歲徵稅
刑部郎中愈
部郎中知制誥

馮

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

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茹土爵祿僇辱流放

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誄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暮居外一暮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犬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訪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

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畷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于掖廷以田

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

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洲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竝第進士歷左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中黎幹子燭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

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焯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暮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劔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瞻惠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

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臯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卽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與檢鉤釐正條上新法卽表與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

趙汝文跋吏部
尚書高元裕碑

云批舊史元裕列
傳及此碑皆云元
裕祖名魁而新史
宰相名系表獨作
魁蓋誤

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
彥佐為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
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
為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
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為止簡求歸所
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
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
洛方柳璨斷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
為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
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
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
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
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
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
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
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臯元裕坐出餞貶閬州
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
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
請罷之于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
竝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
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並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
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為宣歙觀察使

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
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
裕性勤約通經術敏于爲吏巖巖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
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
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
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
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
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
改今名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
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
寵升云懿宗時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
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蓀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
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
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
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
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艸其制曰謀
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
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
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梟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
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
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
爲太常卿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敖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

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杜棕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旣老號所居爲隱巖蔣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

楊國忠惡不諧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于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臯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覈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晦弟昉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策
寢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臯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
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回鶻入寇以苻澈爲河東節
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
博言令大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
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
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囂競不平皆
得臯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
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准
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
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
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
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
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
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筆軟已起欣欣如初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譴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
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
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
一軍遂定景讓家行修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
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
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
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

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獎士、類拔孤、及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爲伸曰、無宜于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且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

李公云、弟景溫、字德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旣舉職人、皆躋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錢崔二韋二高馮二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二百二 唐書百七十七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唐書百七十八

西川忠貞堂 氏雷嗣南甫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拯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罔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甞心以居簡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負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

何孫某外群臣字
由內及陳少游侍云
信但諸吏如江
鄂州由內必有朕字

有字毛
本增

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于變化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躋治也德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于令而鮮于治思所以究此繆繇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澤惠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于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

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黃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祇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紬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抹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絲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

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紉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

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

秋闈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顯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

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

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前，當治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

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
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
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
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
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
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
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
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
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
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
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

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
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
師之教導焉故人之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
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
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
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
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
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于左右貪臣聚斂
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

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
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
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
生于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
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
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
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
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
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
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
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
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

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
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
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
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
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
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
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
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
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
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
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
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

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抹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

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

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友。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艸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

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

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惡，竊陛下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睡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文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

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黃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闢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于陛下。帝感悟。贈黃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黃
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
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
戒哉意黃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
紓患邪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終

唐書百七十八

唐書百七十八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唐書百七十九

唐書百七十九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
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
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
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
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
時逢吉方畱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
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
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印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
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
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
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

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屨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欽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宐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闈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啟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

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資旁午每進見佗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秣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爲民旣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

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旣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傲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餓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啟關納之旣行知

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宗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旣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吒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褒元臯始元臯以屬䟽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策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

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
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
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
度使李愬爲愬煮黃金餌之寢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
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度隱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
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
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旣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
堂語終文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卽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
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路遺初士纖巧
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旣陷宋申錫摺紳側目金吾將軍孟
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宥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

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
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謹駭劉
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
眩守澄復薦注卽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
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旣藉權寵專
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
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
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旣附注進於是兩人權
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
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
大夫橈翫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
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

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樵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馱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庾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滌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

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爲姦數顧賊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臬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僂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

以生拖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詎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為注所辟敬彝為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晁歷左補闕溫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稟定帝以其孤進白樹

份在抗云涯於
為宰相中
撰勇於性酷好
書畫前代書法
者西人可實惜
者必以厚貨日
之不交貨者皆
以中爵被誅之
日籍其家書數
萬卷俾於內府
李林甫元載
徒知有是乎其
誅宦如意其甚
善謀疎取禍遺
真若年悲夫

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空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

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

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筆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頽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罵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貨貨悉爲兵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宮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

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鏞家鏞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竝列者旣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可悼痛帝側然詔京兆尹絳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紉妻以痼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窮困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

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旣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餗

與馮宿龐巖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餽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邨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旣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棊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宐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

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與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興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人又不露所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王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興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興奏辨明審不三月

卽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反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

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大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殿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斃姦豪寢不戢璠頗脩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軫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

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崟生礎礎生璠盡遐
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
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卽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
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
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
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
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二州刺
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
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鄯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

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
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
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濶陜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
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
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
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畱後
坐平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
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
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幹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
史中丞舒元興引知雜事元興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舍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辭元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邊旣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

張東之明
皇再用之
以清內難
矣請公城
者謀也

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亾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終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

唐書百七十九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

唐書百八十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旬挾宦人訶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策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

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畱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替則賦物儲物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度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赦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辟萃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

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畱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徧急今所須脂盞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者漢文身衣弋綵元帝罷輕織服故

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
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
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江
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
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
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
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
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
裕上丹宸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
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
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
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

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
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
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
逢吉排筭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
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
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
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
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
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
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
馳駟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
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
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
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
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
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
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
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
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謫不情自言
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
宗卽位乃逐之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
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

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
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
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
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
韋臯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
啟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
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瘕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
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
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
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
之任戰者廢遣獐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
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

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峽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肴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

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諭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竝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

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宐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畱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畱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宐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晨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驚，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

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旣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蒿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簧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寔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

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卽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今諫官論事雖干䟽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

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旬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

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

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唇齒也。如今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

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媵嬰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灤。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

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里。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槓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救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洛，憊而槓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槓糧乏，皆女子按穉哺兵，未幾郭誼持槓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槓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槓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槓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

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鮌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

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玉卽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

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浸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

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絢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叅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久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相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命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

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吝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怙于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

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貞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劔就逮更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旣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

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
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
根夫主威尊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
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闕于前而以
衆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
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
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終

西川忠鳳堂
氏蘭南甫

唐書百八十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西川忠鳳堂
氏蘭南甫

唐書百八十一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
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
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為太子講說數遷至
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
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
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
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
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
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
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
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

尉遲璋授王府率右

刺史溫封上詔書
仲珍、張、陳、黃、
傅、云、又、東、曹、
府、率、拾、遺、洵、直、
長、史、由、是、言、之、
則、尉、遲、璋、初、授、
王、府、率、因、洵、直、
爭、遂、下、除、光、
州、長、史、矣、幸、溫、
何、為、猶、封、志、詔、
書、無、乃、史、悞、記、
乎、或、者、雖、下、除、
光、州、而、尚、未、獻、
公、議、故、溫、封、志、
其、詔、而、朝、廷、遂、
乎、事、雖、不、可、而、
知、以、身、之、幸、溫、
傳、所、書、記、不、見、
朝、廷、詔、書、此、是、
非、史、之、悞、也、
其、事、之、悞、也、
非、必、有、可、未、而、
後、也、不、得、不、悞、也、

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
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
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
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
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
行曰陛下今亦宐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
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
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遠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
論不可遠果坐賊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
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
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為吏部尚書
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

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
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
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
上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
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為
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
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
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
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為河中節
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
等成人母盧躬受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

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輜車元和初擢進士第
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
賓客莫敢言錡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畱後王澹
爲具行錡怒陰教士嚮食之卽脇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畱錡召
紳作䟽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
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
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
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
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
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
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
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

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
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
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泣言爲逢吉
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
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旻
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
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
虞旻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
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
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
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卽位不能辨乃貶紳
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

遺吳思不往。遂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澀。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窵。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

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諡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賊貶潘州司戶。叅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賊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鉤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叅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直。爲人誣。讎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勝結賊。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卽瘞。不得歸葬。

升謬此根字也
作根其字根也
今其本悞也

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
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卽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
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其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
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
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
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
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
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却卒能
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
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
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
召拜學士素善辭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
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
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
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
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
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
人旣而李珣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
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
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
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
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容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

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遂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二，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

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彀，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繁遷太常博士。劉瑒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路

科謬案誌定
咸通十年六月
林學承首戶部
侍郎劉瞻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八月
詔捕宗紹九月
辰劉瞻罷又宰
相表瞻自承言
相與他同又云
年九月瞻為中
書侍郎十二年
三月刑部尚書
九月丙辰罷為

檢校刑部尚書
平章事判南
度使以上並
河東節度使
十二年為中書
丞相
巨印未知孰是

嚴韋保衡從為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理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贍善分貶嶺南嚴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叅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贍鯁正特為讒擠舉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嚴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贍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寡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懿惡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繫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

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畱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畱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薦金釵之上施複坐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咎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為檐注陞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

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糾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貴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者羞辭餞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行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幼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可復

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脇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增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彥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趙德文政贈太尉
李固言碑云
新史傳云固言
自河中以度使
以疾為太子少師
遷東都留守宣
宗即位遷右僕
射後以太子太傅
分司東都卒
致之其初為東都
留守數月罷
李固言不書其
僕射再遷檢校
司徒東都留守
而史亦不書其
卒也史云年七
十八而碑云年七
十六以碑為信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終

蘇州忠國
氏唐書

唐書百八十一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 唐書百八十二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
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為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
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
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傳固
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
用召為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眾遮道使不得去固言
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梃吏姦進御
史大夫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
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為平章事仍判戶
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河北州縣多不

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卽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卽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

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褻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卽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卽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葑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邊密弛禁。本爲齊人，鍾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

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珽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珽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珽曰：「卿亦知有鄭注乎？」竄與之言。珽曰：「臣知之。」竄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珽，及李宗閔。

以罪去。珽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珽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珽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三取一，彼竄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詔貞元初政事誠善，珽曰：「德宗晚喜聚財，方

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珽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珽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珽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珽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珽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珽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珽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殺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珽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种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珽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頊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

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瑀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卽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瑀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漕入禁中者取十九漑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未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卽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卽奏珙安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畱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洵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瑄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竝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畱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瑄行方介有器蘊

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瓌與尤顯瓌位刑部尚書
與河中節度使

與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
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
龍甲消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飢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
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
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
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
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
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
有所本云

蕭艷字啟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
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
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
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
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
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又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
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
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
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
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
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

黃氏曰也
并書云李德裕
以平君中興而
鄭肅與之同心
輔政牛李之黨

容然內寵方煥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
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廷廷有大
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卽位遷中書侍郎
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
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
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
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
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
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

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
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棕兼鹽鐵度
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
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
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
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
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
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
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
疲秣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
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紮廉專以

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
挺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
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
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
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
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
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
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駟往進檢校兵
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
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
曰。不卽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
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

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
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
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卽相與謝。
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
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
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卽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
卽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
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晏然。召入。復爲吏部尚
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
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旣
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
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舍元殿。鈞年八十。

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緬爲媚賢絢聞言于帝卽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旣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堞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侈鬪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大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汗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卽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

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安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

當云夜課詩

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債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顧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

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于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瑒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愒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瑒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

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瑒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瑒爲朕擇一令曰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瑒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瑒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瑒同知政者夏侯孜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

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卽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卽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

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由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旣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卽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宐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矧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

第沈傅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惟薄建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

咸通事必葦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贄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
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啟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
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啟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
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
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啟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
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
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閱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
支倚權臣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
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卽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
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

流環州光啟賜死

李崔蕭三鄭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

唐書百八十二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馬川宅鳳苞
氏蘭國南甫

唐書百八十三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官為鹽估
勻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
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大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
武杜棕幕府棕領度支表為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
裕始與棕同輔政不協故出棕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
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為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
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為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
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
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
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
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

戍兵常苦調餽乏誠募土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葺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既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思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畱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策數應帥鎮辟奏

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畱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做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脩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仲深素考昭懿宗時為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僖宗幸仇考昭抗符元年如為相時僖宗已即位其年死又考昭確信帝寵備人李可及及帝寵備其人多敢斥權為賊術將軍確信者不聽立僖宗之昭死方懿宗罷可及及威三時帝確信宰相言尚不他而考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可及遂貶死此可於考一也况確信之僖宗亦可及此昭死而考昭傳則云考昭奏逐死嶺南而未嘗考昭以懿宗時言耶以僖宗時言耶以懿宗時言則考昭以宰相之

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晨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單王以兵伐鳳翔晨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晨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晨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晨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晨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晨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晨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晨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脩

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宐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晨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晨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晨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宐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謹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

黃氏曰抄云論大臣未親其事業先觀其進退未進退之迹不顯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官以求之於上初相獨務惟而固辭其進甚明也進退之迹不顯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官以求之於上初相獨務惟而固辭其進甚明也進退之迹不顯而可以成事業者也

楊升菴云晉陸
玩好侍中謂賓客
曰我為三公是天
下為無人唐岑參
聞相相曰都子作
相天下無人矣子
審己量力其視
力小任重折足覆
餒而猶不知止者
有異矣

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繁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
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繁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
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
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
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
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
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
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
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
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

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
亾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
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
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
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
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
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
狼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
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木彊
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
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
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

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饑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椿而茂旣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

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舍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

留族子繼筠宿衛。僊聞以爲不可。胤不納。僊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闖豎所圖矣。僊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僊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僊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僊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僊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僊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

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僊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纒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僊求草。僊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僊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艱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旣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官黨怒僊甚。從皓讓僊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僊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僊，僊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僊曰：願陛下還宮，無

爲人知帝賜以麩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雲王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帝曰然其是兒天生忠孝與我異意遂決偓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竝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偓薄已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

罷贊崇皆偓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懷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繁朴輩不次而用押豚臠拒羆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終

藝川屯園
氏唐南

唐書百八十三

